



玉函山房輯佚書

口 11
1236
48

四十八



明
號
卷
1236
48



論語殷氏解一卷晉殷仲堪撰仲堪陳郡人官至振
威將軍荊州刺史事蹟詳晉書本傳是書隋唐諸志
皆不載唯皇侃義疏引有九節觀其論說多涉浮虛
史載仲堪好老子嘗謂三日不言道德經便覺舌本
間強其人蓋篤信道流而於以清談自喜者錄存一
家不沒其心力焉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論語殷氏解

晉 殷仲堪 撰

里仁第四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
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
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皇
義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同上

公冶長第五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已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同上

泰伯第八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

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德之跡似乎為教而然余以為外假謙虛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為教哉犯而不校者其亦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同上

子罕第九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勛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咯嗟以盛德之業也

同上

先進第十二

賜不受命

不受驕君命同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夫善者 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

入闕奧室論篤質正君子之一致焉

憲問恥第十四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未矣末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

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同上

堯曰第二十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為敬不以眾寡異情大小
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同上

論語張氏注一卷晉張憑撰憑字長宗吳人官至司
徒左長史晉書有傳此編載七錄云十卷隋書經籍
志注梁有十卷亡而志別有論語釋一卷云張憑撰
或者哀輯散佚什存其一歟唐藝文志不著錄陸德
明經典釋文序錄有之亦稱十卷存舊目實未見全
書也放失既久諸籍不見微稱唯皇侃義疏引有十
二節輯為一卷其解吾斯之未能信云魯君之誠未
洽於民故曰未能信解鄉原云原壤孔子鄉人故曰
鄉人立說異而近鑿殊無足取然如說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云為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民可使由之若為政以刑則防民之為姦民知有防而為姦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為政當以德民由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以經詰經能得聖人言外之旨其他粹義多類是史稱憑為理窟即此斷簡殘編猶想見研覃力索時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論語張氏注

晉 張憑 撰

學而第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

皇侃本作有仁

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為少非為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

有仁

皇侃義疏

公治長第五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論語張氏注

一 娜嬛館補校

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
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
曰未能信也同上

泰伯第八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為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
使由之若為政以刑則防民之為姦民知有防而
為姦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為政當以德民由
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同上

子罕第九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
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
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
者則曰勸之業亶亶之功其幾乎此矣同上

先進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道之不行命也惟聖人安時而處從故不期於通
塞然從我於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為心耶故感
於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
門也同上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
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
乎同上

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為小善也故宜
推誠闇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同上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可以為仁非不好
讓此道非所以讓也同上

季氏第十六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

義廢於內也同上

陽貨第十七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

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宏德也

同上

微子第十八

君子不施其親

君子於人義之與此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

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同上

子張第十九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

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譬諸草木或春花而風

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惟聖人

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同上

論語蔡氏注一卷晉蔡謨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
官至司徒謚文穆晉書有傳此注不見隋唐志而陸
德明釋文於夫子矢之引蔡云陳也邢昺正義亦引
此句下復有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也一語後闕皇
侃義疏其引此節尤全備而疏序稱江熙集論語十
三家有蔡謨乃知釋文正義皆本皇疏而皇疏所徵
又得之江氏集解也爰復採輯更得八節錄爲一卷
其辨正時說多有可取皇序稱蔡公爲此書爲圓通
之喻著述之義見於茲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論語蔡氏注序

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
 必偏明珠一寸鑒包六合皇侃義疏
 皇侃日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
 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鏡誠哉是言也

[Faded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論語蔡氏注

晉 蔡謨 撰

學而第一

無友不如己者

本言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
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已所以進也下同乎
不如已所以退也閔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
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
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已所以進德修

業成天下之豐豐也今言敵則為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諫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

皇侃義疏

雍也第六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王肅曰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

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

言君臣不君臣耳

同上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矢陳也舉陶矢厥謀也春秋經曰公矢魚於棠皆

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

皇侃義疏陸德明釋文

引首句○邢昺疏引云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

顏淵第十二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何謂不仁者遠遠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則
 是智也今之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化
 子夏謂之去者亦為商之未達乃甚於樊遲也子
 夏言此者美舜湯之知人臯陶伊尹之致治也無
 緣說其道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
 足陟遐路身適異邦賢愚相殊是以遠矣故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
 直是與故謂遠也同上

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
 而已矣

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
 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
 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
 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間唯舜而
 已故特稱之焉同上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儒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

厚者為責己文不辭矣厚者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同上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宏人同上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章

冉有季路竝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其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為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賢聖同符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眾達微者寡也觀其見軌而味其元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

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同上

子張第十九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眾惡之黨是
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
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
人皆歸之是故亡也同上

皇侃曰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惡故

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是甚也

論語顏氏說一卷宋顏延之撰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官至光祿大夫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憲子宋書有傳隋經籍志禮家有逆降義三卷宋特進顏延之撰其說論語未嘗著錄新舊唐書志亦無之邢昺正義於知及之章引顏特進說考皇侃義疏引與正義同更輯得十有五節乃知古人著述湮沒者衆書缺有閒而其軼時見他說雖非完帙益當珍惜合訂一卷存之覽是編者應嘆江左之士說經鏘鏘非徒以錯彩鏤金齊名康樂已也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論語顏氏說

宋 顏延之 撰

為政第二

色難

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

故曰難也 皇侃義疏

八佾第三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 同上

論語顏氏說

如環館補校

里仁第四

子曰以約夫之者鮮矣

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皇侃義疏

公治長第五

子曰清矣

每適又違潔身者也同上

泰伯第八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正色則人達其誠

信者立也出辭則人樂其義故鄙倍絕也

子罕第九

子絕四

謂絕人四者也

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心戰不能素泰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懼其伐善也並同上

先進第十一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言之無間謂盡美也皇侃義疏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空非回所體故庶而數得皇侃義疏引顏特進

顏淵第十二

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愆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

不對於情偽故功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

言其本故曰遠也皇侃義疏

子路第十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從道

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

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功

可成同上

憲問第十四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見危授

命雖不及卞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苟免也同上引顏特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同上引顏

特進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智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智及之仁能守之莊

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

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皇侃義疏邢昺疏并引顏特進

季氏第十六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

所以進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

未見其人也

皇侃義疏
引顏特進

論語琳公說宋釋慧琳撰慧琳秦郡人宋世沙門以
 才學為太祖所賞愛見宋書顏延之傳嘗注孝經老
 子又作辨正論其人蓋釋而儒者也其論語說隋唐
 志陸德明經典序錄並不載之邢昺正義皇侃義疏
 引有四節如辨宰予晝寢假晝寢以發夫子之教解
 互鄉難與言童子云此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童子
 難與言耳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說甚新巧有思致
 夫六朝風尚文人學士莫不佞佛而皈依梵教者乃
 欲托儒業以顯名亦可謂鄉黨自好者已雖非醇旨

可以想論唐僧皎然論詩曰忍俊吾於此卷亦云靡
城馬國翰竹吾甫

論語琳公說

宋 沙門慧琳 撰

公冶長第五

宰予晝寢

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晝寢
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為影響者也皇侃義疏
五鄉難與言童子見

此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
一鄉皆專惡也皇侃義疏 邢昺疏引 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

子罕第九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後凋
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皇侃
義疏

子路第十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
敗故曰棄也同上

論語沈氏訓注一卷南齊沈麟士撰麟士有周易注

已著錄其著論語隋唐志皆不載考齊書麟士本傳

云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孝經論

語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朱太史彝尊經義考云沈

麟士論語訓注佚蓋據本傳為言其卷數不能詳也

釋文正義均不見稱述唯皇侃義疏引沈居士說凡

七節而不著其名史稱麟士隱居餘干夫差山以經

教授永明建武永元之世三徵不起居士之名應有

獨擅故直題麟士也其說亦涉元宗而文筆清俊可

喜輯錄一卷存六朝之文獻云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Blank area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沈氏訓注

南齊 沈麟士 撰

學而第一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

皇侃義疏

為政第二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

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道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

同上

八佾第三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

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

同上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

仁道安得智乎

同上

述而第七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尙其勇鄙味也已甚孔子
以之比暴虎馮河陷之於惡實爲太深余以爲子
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已才之近惟
強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已也言
許已以麤近也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若在三軍
如暴虎馮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麤勇也若懼

而能謀抑亦在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軍則
不獨麤近也上

顏淵第十二

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
必聞在家必聞

夫聞之與達爲理自異達者德立行成聞者有名
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
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近世巍巍蕩蕩有實如此

而人都不知是不聞世並終然顯稱名則是達也
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至
終然豺狼迹著而母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邦
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聞者達之名
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實實
深於本聞浮於末也

同上

微子第十八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世亂賢者宜隱而全身聖人宜出以宏物故自明
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
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
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倫不
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
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已不言仲
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宜與人徒本非
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羣鳥獸羣鳥獸避
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

居正宜宏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
 下人自名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道易
 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
 齊美管仲亦不譏邵忽也同上

論語顧氏注一卷南齊顧歡撰歡有周易繫辭注已
 著錄此注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皆不載陸德明經典
 釋文序錄亦不稱之蓋隋唐時已早佚亡唯皇侃義
 疏引有八節如說屢空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
 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
 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云云語涉冲元聃
 周餘緒史稱歡著夷夏論黨於道教又嘗注老子行
 世心游恂惚自不覺言近文離也然清辨滔滔其味
 隽永哀輯成帙作六朝制義觀可爾歷城馬國翰竹
 書齋

論語顧氏注

序

一 鄭媛館補校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回為德行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剋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為慰也

同上

述而第七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引網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統矣

同上

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

同上

鄉黨第十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

夫栖遲一丘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斷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台同

先進第十一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恒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同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同

論語梁武帝注一卷梁武皇帝撰帝有周易大義已
 著錄按梁書南史武帝本紀均不言帝訓釋論語隋
 唐志亦不載而陸氏釋文引二節李氏資暇集引一
 節陸李皆唐人必有所本茲據輯錄以事君數為數
 己之功勞以晝寢為繪畫寢室皆用鄭康成義而梁
 皇侃疏無之可以參考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論語梁武帝注

里仁第四

梁 武皇帝 撰

事君數

數色具反謂數己之功勞也

陸德明釋文

公冶長第五

可使治其賦也

賦魯論作傅同上

宰予晝寢

論語梁武帝注

一 娜嬛館補校

畫當作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

彫糞土之牆不可圻李匡父資集卷上

論語太史氏集解梁太史叔明撰南史及齊書沈峻
 傳並云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
 兼通論語禮記尤精三元每講說聽者常五百人為
 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明之
 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
 其學阮孝緒七錄云太史叔明論語集解十卷隋經
 籍志云梁有十卷亡今其佚說諸書罕引唯皇侃疏
 引二節語涉沖虛出入釋氏與王弼郭象二家相近
 聽從者眾亦當代風趨然也錄存佚說識者辨焉歷

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

皇侃義疏

皇侃云案何注似不如此且死後之言凡者亦不可聞何獨聖乎

先進第十一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蓋非空如何若

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復為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

同上

論語褚氏義疏梁褚仲都撰仲都有易義已著錄隋書經籍志有褚仲都論語義疏十卷唐藝文志作講疏十卷考蕭梁之代作義疏者褚皇二家皇疏宋世猶存故邢昺作正義本之邢疏行而皇疏稍隱今得日本人傳之皇疏晦而復顯而褚疏則湮絕無聞猶幸皇疏引其一節吉光片羽益以罕而可珍矣倘有搜自遐方探諸石室使全書繼皇本而復出也是所望於世之好古者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褚氏義疏

梁 褚仲都 撰

雍也第六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為政而不用政法
豈成哉世為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

皇侃義疏

論語沈氏說沈峭撰峭不詳何人考梁有沈峻字士
豈吳興武康人史稱其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
人沈麟士門下麟士卒乃出都徧遊講肆博通五經
云云江左經師唯峻名最著峭疑峻字傳寫之誤否
亦峻之族也皇侃義疏引僅一節錄出與麟士叔明
相次備參稽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論語沈氏說

沈峭撰

孟懿子問孝四章

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
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訓縱
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

皇侃
義疏

論語熊氏說一卷熊埋撰埋不詳何人梁七錄隋唐志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皆不著目惟皇侃義疏引之凡六節均稱熊埋云考唐書藝文志雜家有熊理瑞應圖讚三卷南齊書祥瑞志引熊襄說襄與理義類相叶疑熊氏一人理名而襄字解論語者或卽其人而皇疏偶缺筆遂誤理爲埋耳書以俟攷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論語熊氏說

熊埋撰

學而第一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漸以好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

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
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尚無意犯上必不職為

亂階也

皇侃
義疏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
以慎終如始則尠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

也同上

為政第二

五十而知天命

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

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

同上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察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

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賢顏又曉眾人未達

者也

同上

子曰君子不器

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

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同上

子張第十九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巖入妙故先且啓
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上同

此段文字與前卷同
其說亦不以爲然其說亦
其說亦不以爲然其說亦
其說亦不以爲然其說亦

論語隱義注一卷撰人姓名闕考隋書經籍志有富
語隱一卷郭象撰又有論語隱義注三卷並云亡朱
太史彝尊經義考於論語隱論語隱義注外別出隱
義云隋志不載但有其注載七錄未審卽郭象論語
隱否案郭書以隱名茲云隱義注者疑是後人行象
義而注之唐藝文志稱義注隱誤倒其文也注疏不
見稱述惟白帖太平御覽引凡二節或題隱義或題
隱義注其語鄙俚似小說與郭氏體略不類應皆是
注者以異聞附益茲從朱說取次體略之後並題隱

義注仍梁隋之舊目也歷城馬國朝竹吾甫

此處為多欄空白，可能為原書內容或後人批注，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

論語隱義注

先進第十一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按太平御覽引狐黯殺子路一節不著經句余氏蕭客古經解

鈎沉屬此句下今依用之

衛蒯瞞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當師曰子欲入邪
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鈎子路半城問曰為師邪
為君邪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黯因投之折其左
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
不能前謂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

遂殺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引論語隱義

陽貨第十七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白六帖引易牙斷兒手啖齊桓公一節不著經句余氏古

經解鉤沉亦失載此條按何晏集解引鄭曰無所不至者言諂佞邪媚無所不為也隱義似充邪媚之類取屬此句

齊桓公北伐中山還倚柱歎曰天下珍物悉易得

未得人肉食易牙歸斷其兒兩手以啖君

白居易六帖手

部引論語隱義

微子第十八

子路從而後

按太平御覽引孔子至蔡一節不著經句余氏古經解鉤沉取屬此句今依之

孔子至蔡假於客舍夜人有取孔子一隻履去盜

者置履于受盜家孔子履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履

異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八引論語隱義注高承事物紀原卷三引作論語隱義

| | | | | |
|--|--|--|--|--|
| | | | | |
|--|--|--|--|--|



